

元音老人 著

佛法修證心要

趙樸初題



元音老人 著

佛法修證心要

趙樸初題



佛法修证心要

元音老人 著

准印证号：冀内准字〔1997〕第 009 号

佛历二五四〇年初八佛成道日

敬印一万册

〔免费赠阅〕





徐 恒 志 序

佛法三藏十二部，汪洋浩瀚，博大精深，其所指归不外息妄显真，复本心性。正像《法华经》说：“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所谓大事因缘，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即人人本具的智慧觉性。《华严经》说：“不了于自心，云何知正道。”《楞严经》说：“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大日经》也说：“云何菩提，谓如实知自心。”因知千经万论莫不直指众生自性。故明自本心，见自本性，实为佛法的精髓，成道的关键。正如五祖弘忍大师所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六祖惠能大师也独具慧根，高唱顿悟自性、见性成佛之说，所谓“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从而使后世学人能舍末究本，直契心源，使顿教法门风行天下。影响所及，发展成为禅宗的“五家七宗”，陶冶龙象，人才辈出。但近世以来，学佛者每视明心见性为畏途，不以悟证本体为要务，粘境著相，心外取法，因此起惑造业，轮转不息，学佛多年，痛苦依然。甚至不明一切佛法，都是善巧方便化度众生，无有定法可说，往往固执法见，执指为月，争论胜劣，是非纷然，深可惋惜！

元音老人（李钟鼎老居士）今年九十一岁，深入禅海，

彻悟心要，隐居沪滨数十年，离亲断爱，弃绝名利，融通净密，随机施教，默默耕耘，毁誉不动。老人鉴于明心见性，彻悟本来，实为佛法的纲宗，因此大声疾呼，奋起提倡，并因时制宜，大力弘扬直指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又鉴于禅宗行人，因无明师钳锤逼拶，往往参究多年，了无消息，故常以与禅相近而修法简捷的无相密乘心中心法，方便接引学人，便仗三密加持之力，速得定慧，豁开正眼。随学善信络绎不绝。老人是心中心法门的第三代传人，早年曾著有《略论明心见性》一文，并对王骧陆上师的《悟心铭》进行诠释。两文对明心见性的内容、要领、涵义、悟前悟后用功方法、证体起用等问题，阐述精详，妙义入神。此外，近年来曾为温州同学开讲宋朝圆悟克勤禅师的《碧岩集》公案，发挥拈花妙旨，启发般若，剖析至理，指物传心，言言见谛；还论述了净土法门“消业往生与带业往生”和有关“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说明禅净不二、心净土净的玄义和恳切念佛、“一心不乱”的重要性。综观老人修证纲要，是以般若为宗，以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上述各文曾刊载于河北《禅》编辑部所编的禅学丛书、北京《法音》月刊和福建广化寺佛经流通处的《广化文选》中。可谓施甘露味，开方便门，直指心源，同归净土。此书实是悟心的宝筏，修证的良导。谨缀此文，共添法喜。

徐 恒 志

一九九六年二月四日立春

自 序

一九八〇年春应诸同参之请在沪上讲《楞严经》次，大家嘱我将佛法的中心问题——关于明心见性的修证问题简单扼要地写出来，供大家参研讨论，以免听过忘却，同时笔者因眼见广大佛子对“明心见性”有很大的误解，心怀忧虑。时下一般修行人普遍认为明心见性是高不可攀的佛、菩萨的圣边事，只有再来菩萨才能证得，非一般凡夫所能企及，所以他们问也不敢问，谈也不敢谈，修法只在外围转，不敢切入中心，虽经多年苦修，因不明心要，不识本真，习气妄执依旧，不得解脱，冤冤枉枉地堕在生死岸头流浪，辜负了己灵，从而使禅风不振，宗门衰微，更间接地促使整个圣教江河日下，降至于今日的奄奄一息。言之，宁不令人痛心！

我等众生本具灵明觉性，妙明真心，与佛并无差别。释迦文佛于腊月初八夜睹明星悟道时，曾明确地告诉我们：“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颠倒、执著，而不证得。”（《华严经·如来示现品第三十七》）。可见凡夫与佛没有根本上的差异，只因迷于声、色，忘失本来

面目，造业受报，才沉沦于生死苦海的。苟能警悟，一切声、色、货、利，皆如空花水月，不可求、不可得，从而彻底放舍、无住，则当下即可返朴归真，归家稳坐，毫无难处。谚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我们肯放，成佛也是本分事，因我们本具这种资粮。

修行人不明真相，自设障碍，误以为明心见性甚难，高不可攀而不敢问津，这都是自卑感作怪，以为自己是凡夫，与佛相差悬殊，见性一事，无法证得，不可妄求，而自远于佛道，趋于凡流，宁不可惜！

另一方面，有些狂人读了两本禅录与几本经论，在文字义理上有了些理解，下得几句转语，写得几首偈颂，就以为开悟了。但因未做实际锻炼功夫，偷心未死，妄习依旧，遇境粘著，狂妄傲慢，使人望而生畏，不敢接近，这又从反面增加了人们对“明心见性”的误解，以为真正明心见性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复次，迩来宗门人才寥落，禅者只抱定一则“念佛是谁”死煞话头在参究，既无明师随意指示，也无明眼道侣相机点拨，而且参时发不起疑情，只在念“念佛是谁！”以致数十年不得消息，这就更增加了人们对明心见性是难上难的误解了。

还有一批执著神通的人，修持倒也认真，但当他们功夫得力、恰到好处时，忽然根尘脱落，前后际断，因不见神通现前，又无人指点，不识这是什么，错过了明心见性的良机。自己不识而错过倒也罢了，还要以此来否定他人，

反说明心见性甚难，岂不可笑可悲?!

作者有感于此，为了使大家搞清佛法之的旨和修行的诀窍，勿再卑视自己，只要精诚的如法修持，定可达到一生证成明心见性的目的，同时也拟敦促宗门硕德改变宗风，勿再抱定一则死话头令学人参究，而须相机随意地灵活提示，俾学人能在句下荐得，言端省悟，以广造人才，重振宗风，藉以绍隆圣教。

复次，又感于众多参禅与念佛同仁，于参禅苦无入处和念佛不得力时，不知向密宗靠拢，假佛、菩萨慈悲佑护之力，扫清迷障，冲破难关，以资升进而达预期效果。即或智者有知于此，又因惮于有相密宗观想、仪轨之烦琐；加行、供养之迂缓而不思修习。却不知密宗法门深广，在九乘次第之上上乘内，有无相密中心法，修法简捷，收效神速，与禅最为切近，无上述有相密种种设施之烦，经灌顶后，即可直下修习。如果根性相当，以得佛力的优厚加持，又能如法专精修行，便可迅速得定开慧，明悟心要。盖此法之妙，全赖密咒与手印。密咒为佛于定中自心所化之符号，有如世间打电报之密码，手印宛如电视机之天线，可藉以贯通佛、菩萨与学人之心灵，以心印心，打成一片，故加持力强，易于成就。有如此大利益，而学人鲜知，实不容缄默，以是不揣鄙陋，略抒管见述此陋文，以抛砖引玉，尚希海内贤达不吝赐教，各抒高见，以匡不逮，亦幸甚矣。

《碧岩录》讲座系一九八七年应温州同仁之请，在温

州演讲的公案，现收录的是经宋智明居士根据录音磁带整理录出后发表在《禅》刊上的二则公案，其余的因时间关系，尚未理出来。一俟有暇，当会陆续发表。

《消业往生与带业往生》、《谈谈往生西方的关键问题》二文则因感于目前有少数净宗行人，往往不肯老实念佛，甚至把往生的责任推在阿弥陀佛身上，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有阿弥陀佛依靠，临命终时，自有佛来接引，十念亦可带业往生。”所以他们都懒懒散散的一面念几句佛号，一面又谈笑风生的说闲话，以为这样就可得佛加被，接引往生了。那知到了临命终时，因念佛不力，感力不强，不见佛来接引而误解佛是虚愿，随业牵流去了，且因误解了故，又增加了一重谤佛之罪报，这太可怕、太可悲了。因此甘冒大不韪写此二文，曾在《法音》等杂志上发表，以期收得振聋发聩之效，切不敢哗众以取宠也。尚希海内豪贤鉴谅，有以指正是幸。

心密三祖元音老人传略

李钟鼎法名元音。一九〇五年生于安徽合肥市，行年九十一岁。幼就当地塾师读孔孟遗教。尝思世人生从何来，死往何所？百思不得其解。于极端迷闷时，人恍惚失其所在，因惧而不敢再思考此问题。稍长改读市办高等小学，同父读《金刚经》，似曾相识，但莫明所以，就问父。父曰：“此圣人言，非尔幼童所知，但勤读书，日后再精研此宝典，自得无穷真实受用”。

一九一七年父就任江苏镇江市招商局襄办，乃随之就读镇江中学。镇江乃佛教胜地，寺院众多，高僧辈出，其间尤以金山江天寺与扬州高旻寺并称禅学祖庭。暇时常与同学结伴去佛寺随喜，去时，少年气盛，奔跑跳跃，嬉笑打闹，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忽闻一棒钟声，闹心顿息，静如止水，清凉愉悦而莫知所以！

其时，金山有一位悟道高僧，众皆尊为活佛。惜余年幼无知，不知叩请上下，只见众人团团围住他争相问话。乃使劲挤进人群，跪拜僧前，僧亦不问短长，拿起大雄宝殿内的敲木鱼的大槌敲余头曰：“好好用功学习，后福无穷！”

一众惊愕，余亦赧颜而退。

一九二三年，父调任上海招商局工作，余亦随之迁居上海，考入上海沪江大学读书。一九二五年，父因工作辛劳，不幸罹伤寒重症，经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余于悲痛之余，除发奋读书外，为奉养老母，尚须觅一工作。但余性内向，不善交际，更不愿向亲友求助。正于进退维谷时，见邮局登报招考邮务员，报名应试，侥幸录取。乃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虽较紧张，但用手轻力戳，亦不觉其苦。当时邮局工作只六小时，时间不长而读大学是学分制，不似现在须整天住校读书，可以选几门相应的课程，读满学分，即可毕业。

在工作与读书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段人生的旅程，尝到一些人生的况味，深觉世人的纷扰与斗争，皆因金钱与爱情的矛盾而起，而人生如朝露，转瞬即逝，寿命无常。纵殚精竭力，辛劳一生，亦毫无所得，最后只落得个空苦、悲切与失落忧伤的情怀抱憾而生。真太冤苦，太不值得。同时因遭父丧之痛，又研读了先父留下的佛经与禅录，粗粗地理解了一些佛说的妙理与诸大祖师所发挥的精辟玄微言论，深感世人为满足一己物欲之私，贪得无厌地追逐博取，造业受报，冤冤枉枉地受六道轮回之苦，实在太愚蠢、太悲苦！应及早回头，舍弃一切空幻的求取，集中心力，择一适合自己个性的法门，勤恳修习以恢复光明的本来佛性而脱离生死苦海，从而唤醒世人的迷梦，同出苦轮，才是人生的真义，才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因发心学佛，立誓不事婚娶。为奉养老母故，虽拟出家，但责无旁贷，不能远离膝下而去，迨文革劫难当头，余因代师传法授徒，被目为四旧迷信头目，毒害青年的坏分子，被关押二年有半，经审查无有不法行为，方始释放。

文革期间，因多次被抄家搜查，老母受惊病故。其时四众蒙难，余虽欲披剃，亦无由矣，因之孑然一身直至于今。

余初学佛，由同事介绍，随台宗大德兴慈老法师习台教，修净土。每日除研习台教纲宗外，执持弥陀圣号，不敢稍懈，课余，复随范古农老居士学习唯识，冬季并随众打净土七。

继经道友介绍，依华严座主应慈老和尚学华严，习禅观，当时能续华严遗教者唯常州天宁寺冶开老禅德与其高徒月霞和应慈二法师。迨月霞法师圆寂杭州后，只应老硕果仅存，独掌华严大宗，弥觉尊贵。老人教法精严，慈悲尤甚，尝因余工作缠身，不能按时随众听讲，特于星期日，单独为余开讲华严三观与法界玄境。并勉余曰：“国内倡导一宗一教者，只此一家，余外弘禅者不习教，研教者不参禅，似不无偏颇。尔应于此好好学习，深入禅观，莫负吾心。”

余随应老习教参禅似有入处。一日听讲罢，忽然人身顿失，光明历历，透体清凉，轻松无比。禀之于师，师曰：“此虽不无消息，但犹是过路客人，非是主人，莫睬他，奋力前进，直至大地平沉，虚空粉碎，方有少分相应。”因

更加工打坐，腊月随众打禅七，第因工作关系，未能善始善终，直至三七期满，亦未得更进一步之消息。

随后经一至交道友介绍，往圣寿寺听密宗大阿阇黎王骧陆大师讲六祖坛经，颇多契悟。乃于会后随师至其住所——印心精舍请益。师问余习何宗？余其实以告曰：“参禅。”师问：“打开本来，亲见本性否？”余惭愧嗫嚅曰：“尚未得见。”师曰：“何不随我学密？！”余曰：“密法仪轨繁复，而我性喜简洁、纯朴，于密不甚相容。”师曰：“我心中心法乃密宗之心髓，属上上乘无相密法，修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能直下见性，不和其他有相密法相共，名虽为密，实际即禅。既无加行与前行的繁琐仪轨，更无观相成功后再行化空之烦劳。而且也与净土宗相通，可以之往生西方与其他诸方佛净土，实合禅、净、密为一体之大法也。释迦文佛在此宗法本——《佛心经亦通大随求陀罗尼》上说：此法为末法众生了生脱死最当机之法，仗佛密咒与手印之慈力加持，修之既能迅速消障开慧，圆证菩提，也可假第四印之功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还可随愿往生诸方佛土。可见此法乃以禅为体，密为用，净土为归，摄三宗为一体，适合末法众生修习成道之大法。”

师又道：“参禅全凭自力，学人须起疑情，全力参究，方有入处。如疑情难起，即不得力。而且现代人工作忙碌，空闲时间不太多，不能象古人那样花二十至三十年的时间来专心致志的参究话头，所以参禅悟道者少，因而导致禅宗不振。如学心中心法，假佛力加持修行，那就大不一样

了。

余以师言词恳切而有理，乃受法归依。经灌顶后回家修习，坐第一印第一座，即全身飞起，如直升飞机直冲霄汉，因惊怖而出定，方知此法果与他法不同，乃潜心循序修习，不再见异思迁，改修他法。

此法有六个印与一则咒，修法简炼易学，既不用修加行与前行，更不须观想或观相，如禅宗一样从第八识起修，且有佛力加持，故易直下见性。闻师言，密咒为佛、菩萨于禅定中将自己的心化作的密语，如吾人打电报时用的密电码，手印如重要文件加盖的印信，又如电视机上的天线，以之沟通学人与佛、菩萨之心灵，打成一片，故加持力大，证道迅速。净土宗念佛名号同样也是假佛力修行，但念佛名号属外来，不及持佛心咒力大。所以憨山大师曾说，如念佛不得力，可改持咒，即是此理。

心密之所以有六个手印，因每个手印作用不同。第一印为菩提心印，乃教学人立大志、发大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巩固修道之初心也。如造百丈高楼，须先打牢墙脚，筑好基础一样，基础不固，楼要倒塌，学道不立大志，不发大愿，势必遇难而退，遭挫即止，绝不能百折不挠地艰苦奋斗到底，证成圣果，所以此印最为重要。在密宗中手印有一万多种，以此印为诸印之王。

第二印为菩提心成就印，可以消除宿障，治疗诸病，为开慧之前奏。我于修此印后，即腹泻三次，身心颇觉轻、利、明、快，盖得此印加持之力，将宿世污、染、垢、秽

尽从大便排出故也。

第三印为正授菩提印，乃诸佛、菩萨放光加持学人，推之前进，迅速入定之要印，亦为医治他人疾病之妙着。我于修法时期，偶而事烦心乱，加持此印，即能迅速改观而深入禅定，并蒙诸佛、菩萨慈悲加持，为远方友好治病数次，亦能于修法后痊愈。

第四如来母印，为开慧、成道与往生净土之大印。故于从一至六印修完二轮后，专修第二与第四印时，第二印只修一天而第四印须修六天，可见此印之重要。很多同仁均于修此印时，打开本来，得见真性。

第五印为如来善集陀罗尼印，此印乃集合诸佛密咒之功德、威力与妙用于一体之印。其力至大，其势飞猛，能降伏恶魔，破除外道邪法，并能移山倒海，消除翻种子等的烦恼。故修心中心法无入魔之恶，亦无受外道邪法困扰之患。

第六如来语印。所有佛所说之经与菩萨所造之论，于修此法后均能一目了然，通达理解，无稍疑惑并能召请诸佛、菩萨，得诸加持，发大神通。

此六个印须循序连贯修习，不可跳跃、躐等而修，更不可断断续续、进进停停地修。我遵师嘱每天按时上座，每座坐足二小时，勤勤恳恳地按师所说口诀：“心念耳闻”地修习，从不间断。于坐满一百座后，即加座猛修，从每天坐四小时逐渐增至六小时、八小时，乃至十八小时。每逢星期日及例假日，整天在家习坐，不外出游乐。师因之

常勉余代为说法，嘉勉同参。

余于修第四印时，一夜于睡梦中忽闻老母一声咳嗽，顿时身心、世界一齐消失而了了分明灵知不昧。晨起请益于师，师曰：“虽是一则可喜的消息，但尤欠火候在，更须努力精进，不可稍懈。”

一日，修法毕，步行赴邮局上早班，途经四川北路，忽然一声爆炸，身心、马路、车辆与行人当下一齐消殒而灵知了了，一念不生，亦不觉人在走路。及至到了邮局门前，忽生一念：“到了。”果于眼前出现邮局大门。脚步未动，人已到了邮局，身轻松而心透脱，有如卸却千斤重担相似，欢欣鼓舞，不胜雀跃！佛法之妙有如是乎！此情此景岂笔墨所能形容？！

一日晏坐中见佛前来托一日轮与我，刚伸手接时，日轮忽然爆炸，佛、我、日轮、世界与虚空一时并消，妙明真心朗然现前！佛恩浩大，加持、接引众生无微不至！余感恩之余，不觉大哭一场！我等后生小子诚粉身碎骨难报深恩于万一也。

又一日打坐中见一老太太安坐在盘龙椅上，旁立一童子，召余曰：“来来来，我有一卷心经传授与你。”余应曰：“这卷无字心经深妙难思，您老怎么传授？”老太乃下座，余亦礼拜而退。

偶于修六印时，神忽离体，方于室内巡行间，道友来访扣门，复与身合。此等琐事，皆如梦幻，本不足道，简列一二，为请诸方指正云。